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为何学佛？何以学佛？

山東大學 陳怡初

一，學佛、學佛

這三年來，也是我開始學佛的這三年，有不少同學和朋友們以一種好奇而又不解的口吻問我：「初哥，你為何要學佛啊？」

我是一個很知趣的人，也嬉皮笑臉地說：「鬧著玩兒，想不開，反正頭也快禿了。」

而仔細思量這三年來我所接到的問題，也只有問我「為何學佛」者，而無有問我「何以學佛」者。

「為何學佛」是個思維認知的問題，「何以學佛」是個實踐操作問題。如果把這倆湊一對兒，剛好前者算是世界觀，後者便算是方法論。

接下來，我便用通俗的口語述說這三四年來，我的學佛因緣、學佛路子、學佛經歷。未冠之年的天真語氣，少年郎的複雜心緒，或許是貫穿整篇行文的最重要的東西吧？

二，困難、困難

15歲之前的我，是與佛教絕緣的，更別談什麼「學佛」之類的了。雖然有時會跟著老人們去拜拜，但教科書告訴我——這不唯物，這很迷信。在那時，我只知道按照父母的、老師的規劃路線走：升學去一所好的高中、好的大學，然後畢業去找工作，進入體制抑或是創業，再討個媳婦，生個小孩……好像一切都是很合理的樣子，好像一切都是很順利的樣子。

束髮之年，在此之後，憂患多了，轉變也來了。

先是我中考的失利，這對於我那時幼稚的思維無疑是一記沉重的打擊，整個人的觀念像是崩塌了一樣：「啊！沒能升到好的高中，我肯定完蛋了！」焦灼之中，家父動用了許多關係，帶著我去重慶的每一所學校跑，和每一位招生辦的老師陪笑臉，還令我叫這位素不相識的老師「舅舅」（該老師與家母同姓）。雖然最後的結局是我終以高價入學高中，而我每每想起那樣的光景，總覺得難受。

接著，便是家父在官場上的震動。過去的那段日子，業已開始反腐的「打虎拍蠅」行動。家父雖是川東一小縣城的官兒，也裹挾在浪潮中。他被抓走帶離的時候，我在學校沒有手機，隔離人世，全家人都在擔心，數夜不眠。後來家父還是放了出來，不過被降職去做一個最底層的小吏。曾經那為人仰視的「書記」驟成了「辦事員」，家門口那些帶著禮物來來往往的叔叔阿姨們也日漸稀疏。生計所迫，家父也暗地與人合夥做些生意，我也從別人口中的「少爺」慢慢變成了無名之輩。有時候深夜裡，父親會教育我安安分分地重走他的路子——進入體制內。我很難過，也非常不解—這也讓我反思：「啊！我將來也要像我的父親那樣去追逐這些麼？」

然後，我便進入高二，高二可以說是高三、高考的預備階段。可我的成績非常不好，這使得那時的我每個夜晚都無法安眠。想著僅僅能及格的數學成績，不覺眉頭緊蹙，便捱到天光，便深深覺得對不起這高價入學的費用，便深深慚愧在被人輕視的目光。我總是在想：「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也是在相同的時間段，我竟然得到家母突然患上了「漸凍症」的噩耗，這也無疑令一個兒子求學困難，經濟收支緊張的家庭雪上加霜。說起來，到現在全家沒有一個人有過佛教信仰，也只是我突然冒出來「學佛」。家母曾是一位幹練的警察，她和家父一樣，每當看見我房間裡的印著佛像的結緣書比看到印著豐乳肥臀的黃色報刊還要緊張，露出一副生氣的表情，至今亦復如是。而我也親眼看到家母從得知消息後的不知所措，到如今的身軀難以動彈，漸漸萎縮，口齒不清，吞嚥困難，呼吸痛苦。作為絕症，外公外婆是不相信的，他們總是在清晨抱怨，在夜晚哭泣，在平日裡埋怨父親小氣，說他不出錢醫治，而父親也總是頭大地奔波在營生的路上。外公外婆也是苦命人，幾個孩子都夭折了，剩下我的母親也得了「漸凍症」，有的說是因為「墳位不好」，有的說是「業力果報」，莫衷一是，我覺得心疼，也覺得吵鬧。

高考後，我便頂著這些難受的事情跑到濟南去唸大學了。可是每當我想到這些困難的時候，我就在反問自己：「陳怡初，你他媽的，你唸大學為了什麼？僅僅是為了考好點，保研考研，把文憑弄得高點，再找一份工作然後自己過著不知所謂的生活？那樣也好啊！可是你對得起你經歷和見識的人事麼？你還想重複以上的悲劇麼？」

18歲這年，我在大一上冊的閒暇期間翻看了不少類似《增刪卜易》《皇極經世書》等書，心想或許能貫通生命、命運的背後真實。可，我早就該回到15歲那年的開始，去看看《西藏生死書》《論語別裁》《了凡四訓》，重走舊路，找回自己。

三，恩師！恩師！

受了一大刺激後的我，仿佛一切都能通透了，但其中一定離不開老師的點化。「學佛因緣」，苦難的部分僅僅是鋪墊，而我的恩師們才是在黑夜中的茫茫大海上，一盞盞照亮前路的明燈。

我第一個接觸到的恩師，是我高一的班主任，敖師長喜。敖老師在禪宗公案上頗有見地，同時熟讀各類經典，並且也練習氣功、道功，是一位非常和藹儒雅的教語文的男教師。

敖師的教育方法是非常妙的，他在談到如何學好一門學科的時候，便引用《信心銘》的開頭：「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他在談到我們如何為人處世的時候，便引用《菜根譚》的那句：「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他有時候連語文課都不上了，拿僅僅屬於課堂的40分鐘很嚴肅地面對全班，問：「假如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後一天，你會幹嘛？你還會辛辛苦苦地做奧賽題麼？」

所以從那時起，我發現原來語文課可以這樣上，原來傳統文化除了令人背誦而頭痛的文言文，看著難受的現代散文，竟然還有禪宗公案、生命啟發以及老師本身所散發的魅力。那一刻，敖師就是我心中的光，至少掃開了部分我心中的陰霾，我決定跟著他走，他叫我們讀什麼幹什麼，我就聽他的。因為，那一刻，吾愛吾師，以吾師示真理與我。

敖師的教育方法的確是非常高明的，在文理科分班前，那個高一的暑假，我便知道這個班級將會打散重組，而我也會與他告別。他在臨別前，為我們推薦了幾本書，一本是《相約星期二》（台版：《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一本是《西藏生死書》，還有一本就是南師懷瑾的《論語別裁》了。

所有的跡象表明，我或許會沒事兒幹，讀這些「無用」的書，且於之後忙碌的學業時光中，忘掉高一這一年發生的一切。

然而，並沒有。我不禁感歎因緣的奇妙，雖然我是個腦袋笨笨的人，但我很要強。這些書，既然是敖師推薦的，雖然每一頁我都看得艱辛，但我笨拙地記背著看這些書籍。

（一）《相約星期二》

此書記載了一個真實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會心理學教授墨瑞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性側索硬化，一年以後與世長辭。作為莫里早年的得意門生，米奇在老教授纏綿病榻的十四周裡，每周二都上門與他相伴，聆聽他最後的教誨，並在他死後將老師的醒世箴言綴珠成鏈，冠名《相約星期二》。

所謂的「罹患肌萎性側索硬化」，英文名即是「ALS」，也就是漸凍症。我絕對想不到，三四年前在公車上，隨意翻看此書的小夥兒，他的母親也會患上此病。那時我帶著好奇心看，以為死亡沒什麼大不了，但當現實還沒有降臨在我的頭上，只是在我母親身上的時候——我煩惱極了！整個家庭，都被「死亡」的陰霾蓋得死死的。

我在異鄉濟南重讀此書，每翻一頁，每讀一字都在顫抖，我大抵是深深領會了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思考这些事情（指『死亡』），一直到你要死了为止。我们整天忙着以自我为中心，关心事业、家庭、赚钱、还贷款、买新车、暖气机坏了得修理——我们忙着千头万绪的琐事，让自己这样一天过一天。所以我们不习惯后退一步，冷眼旁观自己的生活，然后问一句：人生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所要的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另一方面是：「死亡是不会传染的。它就和生命一样自然，它是我们的本然。」

我將此書的朗讀音頻推介給我母親時候，她正靠著墻壁，無力氣地佝僂在餐桌邊，艱難操作手機。我不由得想起了墨瑞教授的啟示，以及敖師對我的啟發：「倘若生命就只剩下最後一天了，你想幹嘛？」

我很慚愧，我很自責，我幫不上什麼忙，我不敢直視我的母親。

（二）《西藏生死書》

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觸佛教的一本書，雖然對於「中陰身」等詞彙很陌生，卻也新鮮，我一股腦地把他們的名稱、概念都背了下來。當時心想，可能只有臨終者才需要此書吧。孰不知，此書對我最大的影響，不是佛學名詞的掌握，而是對於「無常」的理解。

我時常會想起第一次見到書中的這句「生者必死，聚者必散，積者必竭，立者必倒，高者必墮」，很有趣，也很悲傷。這使一個年輕的少年對生命開始思索，這也使現在的這名青年感到淡然。

這個冬天又聽了葉曼居士講《西藏生死書》的音頻，居士已逝，音聲留存，此書流行，一切的一切，我想著想著又陷入了沉思。

（三）《論語別裁》

回首不到二十年的人生歲月，我這輩子最關鍵的時刻就是認識了敖師，敖師推薦了《論語別裁》，藉《論語別裁》我結緣南師懷瑾，從此真正的開始學習傳統文化，修習無上佛法。

其實讀《論語別裁》和剛剛說的兩本書一樣，讀著也挺難受，讀不明白，但我總覺得有趣。第一次讀好像天被烏雲覆蓋，一直下大雨；第二次讀好像雨停了，但天還是黑的；之後第三次讀，烏雲有些散開了；再接著第四第五……終於，晴空萬里！

當時覺得「嘿！這個糟老頭子講得還可以，看看其他書怎麼樣？」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我現在的書櫃已經集齊了南師在海峽兩岸所有的出版物，一本一本地購買，一本一本的閱讀。

我藉由《論語別裁》，也看了南師對於學庸的講記，還有孟子七講，包括道家的三經解說，易經講記……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南老師在佛學方面的講記，尤其讀著禪宗公案的講記，我就想起16歲的自己靠著窗台，陽光照著黑板和敖師的臉龐，我津津有味地聽著敖師講法融、道信、馬祖道一……

從此，我就想去廟子裡看看。巧了！我高中在北碚，名曰「西大附中」，靠著溫泉寺、縉雲寺，溫泉寺是縉雲寺的下院。縉雲寺供著全國唯一一尊迦葉古佛（釋迦牟尼佛的老師，若稱我們的本師是釋迦牟尼，那這位大抵得叫師公）。而溫泉寺，也正是民國卅五年，南老師在北溫泉贈別伍心言先生的地方——「今夜蜀山月，溫泉霧裡看」。

在廟子裡轉久了，一個是為我的心靈有了放鬆之地，另一個方面也是有了寄託。同時，我也認識了在北碚的不少方外之士。我也經常去結緣處薅一堆書拿回去看，流通的佛經都被我看了個夠，不時也找師父們探討探討，學習學習。眾人都對這突然冒出來的小夥子感到驚訝與欣喜。

由是，我有了三位老師——本師世尊及方外之士、南師、敖師。

四，《天下第一翁》

綜上，這大抵便是為何學佛者。時常局限於個人悲歡的我，也會學著跳出來看看萬家燈火的歡喜憂愁。《天下第一翁》便記載了張師尚德先生的學佛因緣，我也將自身的經歷與之比對。

一者，張老師看到了少婦和少年在戰亂時期的人生悲劇，我看到了家母在和平時期的病痛恐怖。

一者，張老師看到了父親家世地位的衰落，表伯的宦海沉浮，我看到了家父在風光過後，常常深夜為了上半年的「才收入了幾萬塊」的感嘆而奔波。

一者，張老師從湖南飄到了台灣，考取了台大哲學系，而我從川東跑去濟南，也是入了名校就讀。

一者，張老師有他的殷海光先生、張樂陶先生和方東美先生等人的幫助賞識，我也有我的「三位老師」。我所羨慕的，則是張老師可以親自跟著南老師學習，而2012年的9月29日，還在讀小學的我，不知道正躺在沙發上看哪部動畫片呢，時機錯過，時不我與！但我也感激的，是在現在這個通訊、科技技術發達的時代，我可以接觸到關於南老師的許多信息。

所以我為何學佛？因為有了這些殊勝因緣：恩師的接引，生命的變遷……我就想著去學佛，為的，就正如《天下第一翁》中，第一部分的末句：「佛學便是要解決這種悲劇感。」

我不光要解決自身的悲劇感，我更想著也要解決身邊人的，所有人的悲劇感。

五，學佛！學佛！

何以學佛？張老師跟著南師學，我也跟著南師學！

我不敢自稱是「佛教徒」，也不敢自稱是「佛學家」，更不敢說自己懂「佛法」。但是，在讀南師這三四年來的歲月裡，我似乎摸到了點門道。

要學佛，先要搞清楚學的是什麼。佛者，覺也。而佛者，分為三樣，一曰「佛學」，一曰「佛教」，一曰「佛法」。「佛學」與「佛教」在我們日常思維裡是對立的，前者是高度思辨化的哲學，特別是在「唯識」上，看得令我頭疼，而後者多流於宗教的形式，給人以「迷信」之感。而「佛法」則是超越宗教與哲學的大智慧，在《金剛經說什麼》的開頭，南老師也是如是說。

所以我要學的是「佛法」，但是這離不開「佛學」的聞思修與「佛教」的累積福報資糧。這便是我學佛的方向。

而既然我不光要解決自身的悲劇感，還要解決他人的悲劇感，這就明確了我不能自己了結就完事兒的目標。大乘佛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氣派，而十宗之中，中華特有的「禪宗」更顯示了其間的圓融，尤其是在四川——南師青年學法之地，更是如此。

（一）「法門無量誓願學」與「佛道無上誓願成」

學佛並不是立起宗派之見，門派之爭。學佛應先學好做人，這就必須看重儒家的作用。儒家是從倫理完成人格的，偏重入世。道家則是從物理完成人格的，偏重出世。而佛家偏重形而上，尤其大乘，既可入世，也可出世。

那麼我便仔細觀摩《論語別裁》《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原本大学微言》《話說中庸》以及孟子七講，從南師處得儒家之中心。接著，再看《易經雜說》《易經系傳別講》《列子臆說》《老子他說》《庄子諵譁》《我說參同契》《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等書，了解道家、醫理之類。

讀完了這些書籍，我的心胸異常開闊明了，這也給了我信心了解傳統文化，進一步獨立地閱讀原本，自己思考。

接著，我再開始讀南老師對於佛家方面的發揮文字。

而我驚訝，發現，南老師就像是一口泉井，滋潤了各種根器的有緣人。如果要說南老師所著的學佛書籍，到底哪一本最核心？我以為每一本都很核心。如果是學禪的，便去看《禪話》，如果是學密的，便去看《大圓滿禪定休息簡說》，如果是學白骨觀的，便去看《禪觀正脈研究》……

周勳男先生在《宗鏡錄略講》的「出版前言」說到：「蜀地一脈禪炬，乃得重燃與寶島。」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了南師在我的家鄉，四川學禪的那段青春經歷。這也讓我想起了南師的《禪海蠡測》，「初版自序」中說到：「所涉雖繁，要仍以禪為主。」豈止是這本書，縱觀南師一生飄忽行跡，人之莫測，而其人所涉雖繁，的確是「要仍以禪為主」。

因此，我的學佛是從「禪」開始的，而在這幾年的閱讀時光中，學佛歲月裡，我將南師的《禪海蠡測》定為我的學佛大綱，將南師其他的學佛書目與之對應，得到了下表：

|  |  |  |  |
| --- | --- | --- | --- |
| 佛學大綱 | 正文目錄 | 中心 | 對應書目 |
| 禪海蠡測 | 「自序」～「醒與夢」、賸語、跋 | 禪門大要 | 《禪話（禪宗新語）》 |
|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
| 《人生的起點與終站》 |
| 《金剛經說甚麼》 |
| 《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 |
| 《禪與道概論》 |
| 「禪宗與禪定」「修定與參禪」 | 何以實修 | 《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
| 《現代學佛者修證對話》 |
| 《答問青壯年參禪者》 |
| 《洞山指月》 |
| 《習禪錄影》 |
| 《參禪日記》 |
| 《習禪散記》 |
| 《定慧初修》 |
| 《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
| 《禪觀正脈研究》（禪秘要法講記） |
| 《觀音菩薩與觀音法門》 |
| 「禪宗與淨土」 | 禅净双修，宗通教明 | 《宗鏡錄略講》 |
| 《藥師經的濟世觀》 |
| 《圓覺經略說》 |
| 《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
| 《楞嚴大義今釋》 |
| 《楞伽大義今釋》 |
| 《布施學毗耶娑問經》 |
| 《花雨滿天維摩說法》 |
| 《如何修證佛法》 |
|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述》 |
| 「禪宗與密宗」 | 顯密圓通 |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講錄）》 |
| 《大圓滿禪定休息簡說》 |
| 《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
| 「禪宗與丹道」 | 融匯道家 | 老、莊、列、易之講記 |
| 《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
| 《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 |
| 《中醫醫理與道家易經》 |
|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述》 |
| 《禪與道概論》 |
| 「禪宗與理學」 | 融匯儒家 | 儒家四書之講記 |
| 「心物一元之佛法概論」「佛法與西洋哲學」 | 脫去宗教外衣，發展生命科學 | 《佛說入胎經今釋》 |
|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
| 唯識與中觀之講記 |

以上便是我憑著個人的閱讀經歷，梳理出的一張表，以《禪海蠡測》為綱，綱舉而目張。其中的劃分歸類或許太概略了，畢竟其中有重複之處，但大體無礙。我是讀完了目，才讀明白綱，《禪海蠡測》到底在說什麼。

如果說先讀明白了《禪海蠡測》，那麼後面的書目讀起來會輕鬆地多，可一上來讀此書並不輕鬆。所以我是反其道而行之，以倒推的方式在而今這個時候開始重讀，多讀，反復讀《禪海蠡測》。

讀得越多，才發現自己的淺薄，於是懂得「法門無量誓願學」。

讀得越多，才發現自己的無知，所以明白「佛道無上誓願成」。

而讀完了南老師的書，我想我們要越過、超越南老師去讀原本。要學佛，請親自去看看大藏！如果局限於南老師，或許是因為南老師的成就太高而致，但如是之人必定是可憐人。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這便是我在「理論」上的學佛。

（二）「眾生無邊誓願度」與「煩惱無盡誓願斷」

學佛就是為了離苦得樂，苦即是煩惱，煩惱無盡，「悲劇感」也屬於煩惱。倘若按照理論講，煩惱的另一面即是菩提，菩提也即煩惱。可，現實中各種境界一面對，了不起的學佛人一下子就起不了了。

所以我的學佛方式絕對離不開「實修」，而「實修」必然會帶著宗教家的情懷去修習「佛法」。

法門很多，都是南師介紹給我的。

南師介紹了世尊在世時期就講了的「二甘露門」，一曰「白骨觀」，一曰「安那般那」。之於前者，我很有興趣，只是找不到明師與場地，只得等待機緣。之於後者，我在高二的時候跟著南師的音頻與文字，按圖索驥，這使我在打坐的時候，一呼一吸，較以往時分更容易寧靜。

每天的晚上睡覺前，不論多忙，我都會坐上一個小時。開始不懂，瞎摸索，後來經南師的文字指導，慢慢進步，從單盤到雙盤，到對「七支坐法」十分熟練。

除此之外，南老師還介紹了「觀音法門」等等，於此之中，我最受用的，還是「准提法門」！

南無七俱胝准提佛母！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金剛上師南師懷瑾！

在遇見准提法門以前，我已經讀了許多南老師的述著，也跟著藏地的朋友學了學觀音心咒、文殊心咒。那時，我對「學佛」沒有系統的認知與學習，只是稍微了解了下，覺得咒子也不過如此，學不學佛也不過如此。可以說是「學佛一年，佛在眼前」，而「學佛兩年」，佛已經在西天了。

可真的當高三、高考的大線壓到我的面前之時，我害怕得差一點就崩潰哭了起來。我找老師，老師劈頭蓋臉甩給我一句——「格老子，龜兒連數學題都整不『伸頭』，還談個錘子『空性』！」此話我現在都記得，猶如棒喝一般。

無人扶助，我就像個傻憨憨的愚夫愚婦一樣，每週都上山拜佛。上一年的這個時候，己亥的春夏之交，我重新翻開了《了凡四訓》。還記得第一次讀《了凡四訓》的時候，讀完很感動，也很疑惑：「改命，真的可能麼？」而在那一次的重讀，我發現了寶貝——改命的兩條路子，可以說是「一體兩翼」了，一曰：「行善積德」，一曰「准提法門」。

我立刻去找「准提法門」的相關資料，映入眼簾的，就是南師的相關視頻與開示。那一刻，我泣淚如雨：南老師一去六七載，卻仍在人世與我們這些可憐人周旋。南師一邊講，我一邊聽，很驚喜，特高興！

「准提咒求什麼得什麼。」——太好了！

「准提咒不分場地男女。」——太方便了！

「准提佛母也是觀音之化身，准提咒的『梭哈』處發願，『梭哈』之後唸『唵，部林』可得文殊菩薩的加持。」——太划算了！

「准提咒要配合《普賢行願品》來修。」——好！我立馬抄寫受持！

我抓住了「准提法門」就像是抓住了我在高三那會兒以及我之後的人生那根稻草。在發了瘋地持誦的那段日子，我艱難地觀想心月輪，我在沒有計數器的情況下時時念誦，我貪心地發願提高分數……唸著、念著，我驟然明白我藉的是准提佛母的「他力」，但隨著加持的作用，我慢慢提升了「己力」。猶如頓悟一樣，我開始11點睡覺，3點半起床，在熟睡的北碚一角，起身學習刷題背書，而我不感到疲累，一是我睡好了子時，一是我甚至有些神經病了：「好像……准提佛母就在我腦殼高頭旋，嘿嘿！」

自然，我的成績節節高升，至少擺脫了當年那看起來連學校都不知上哪兒的環境。一次一次的模擬考試，直到高考，我的成績達到了最後。高考前夕，我上山找我的師父摸頭祝福，我在佛前深深懺悔往昔諸惡業，我也發願：持誦准提永不停，日日精進利有情。

於是，在高三的那段時間以及到現在，我都仍在努力地念誦准提，所求的，惟「悟道」而已。我並沒有參加什麼傳承灌頂法會，這是我因緣不足，福報不夠。而我自以為，我或許得到了南師的法脈，當然，這不過是一個少年的一廂情願罷了。

高三末期，我集合了兩三個同學，搞了小團體，非法的地下組織——「西南准提功德會」。之後，每每我見到想學的，可憐的，有緣的人，不論是否認識，我都會分享給他（深知自己無傳承，無上師資格，唯以「分享」矣！），因此我這個地下組織變成了線上組織——「准提改命功德會」。雖說是個「會」，其實到現在連二十人也不到，哈哈。

通過准提，我解決了我目前一個有一個焦灼的煩惱，最後指向無上大道。

通過准提，我能夠安靜下來，在心聲明月交融中，發覺自己的如來種子。

通過准提，我培養了自己行善積德的常態，我願意告訴世人這微妙法門。

每一次的禮拜佛菩薩，我都淚如雨下。每一次的准提咒子念誦，我都忘時忘我。每一次的靜坐禪修，我都全力以赴。

這，便是我在「實踐」上的學佛：聞、思、修。

六，啼！啼！

南師時常引用曹洞宗祖師洞山禪師的一首偈子：「淨洗濃妝為阿誰，子規聲裡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

這首偈子講的是「尼姑」。說，街邊的漂亮姐姐剃了光頭，不抹胭脂，不擦口紅，一點也不好看，為了什麼啊？——出家去了，學佛去了！子規在叫，勸人歸來，人不歸來，一直叫到亂峰深處，人不歸來。

踏上學佛的之路許多世人，其原因總結起來，無外乎《禪海蠡測》初序中的「默契宿因」與「嗜痂個事」，前者大多是遭遇了太多生命的困苦，後者大多是「再來人」，而兩者亦有重疊者。

踏上學佛這條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是想尋求解脫而離苦得樂的，我也想蜀地一脈禪炬，重燃與寶島，再回歸之川渝。

以上文字，太過囉嗦，但我以為足夠真誠，足夠在我若干年後翻看此文時，打動我。也希望，足夠打動每一位讀到這裡的有緣人。